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江海為百谷王者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為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

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

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

直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者歸往之義

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已也聖人在民上為

王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母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

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殺為稱而受國

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

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

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

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

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

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

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

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

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

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

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徧

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

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

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

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

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

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

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

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

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

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威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唐相曰慈愛也禮記曰為人父者止於慈茲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為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為寶

宣聖五常以仁為首釋迦十戒以殺為先三聖雖殊以慈為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以節儉為化儉之為德大矣哉書曰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為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己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為本以儉讓為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呂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為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爲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爲勇不實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術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爲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爲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

善爲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曾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

宜也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賓故曰勝敵兵刃不交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爲善也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為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御註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為主和而不唱迫而後動為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既不先舉是不為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顧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已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呂吉甫曰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為客退尺不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炁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

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行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君得其宗而

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為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王者厚內匿實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王者實其真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王而不顯故難知而為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王者精貴之實被褐者顯巖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

王者藏實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環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溫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速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爲

強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爲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爲病聖人之不病者知之之爲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鄼之刑法也言一

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

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

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且畫之所爲有桔亡之矣桔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

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

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

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

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

浩然之性則其有干戚者乎莊子曰狶韋

氏之圃黃帝之囿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

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

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

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

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

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

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

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

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

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畜而遺

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

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

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

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

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宜至於天

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

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

真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

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戚者

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

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

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

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

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真去邪來遂

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

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

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

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

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

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

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

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孰從而知之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逆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

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徒

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繹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

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

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疎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內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疎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

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為法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奈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

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

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己奢淫則

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宮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

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為奇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